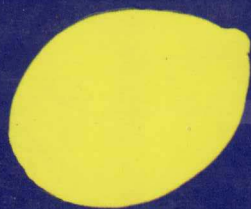


傅天琳 著

柠檬 与 远方之歌



▲ 重庆出版社

傅天琳 著

柠檬 与 远方之歌

▲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柠檬与远方之歌/傅天琳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0.12

ISBN 7-5366-5037-X

I . 柠… II . 傅…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6113 号

柠檬与远方之歌

傅天琳 著

责任编辑 苟坤明

封面设计 大 莽

技术设计 聂丹英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师范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375

字数 230 千 插页 4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66-5037-X/1 · 985

定价:18.00 元

自序：柠檬树

如果可以选择一种植物代表自己，我选择柠檬树。

我选它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初到果园时，我所分配的班组就管理一坡柠檬。挖土施肥，修枝打药，我伺候了它们十多年。

柠檬树春秋两次开花，两次结果，可谓花果同枝。柠檬花呈白色和紫色，不大，柠檬果大多结在内堂，不张扬，被茂密的枝叶掩映，像一群未飞出林的金雀。

有一种叫里斯本的柠檬树刺特别长，一不小心锥得手鲜血直流。我们嘴里成天念着里斯本，却不知道里斯本在哪里。

成熟的柠檬，黄中带绿，绿中颤动温和的光芒。这是一种娓娓道来的黄，绵绵持久的黄，热情而不致于刺伤你的目光。

收获季节，我们从不派人照守，再穷的人都不偷柠檬，因为没有糖，那么酸的东西怎么吃？我于是写诗：那些年，柠檬是最被人鄙弃的了，成熟了是酸的，没有成熟是涩的，就像是厄运的象征。而它依然一年开两次花，结两次果，保持独立的生存态势，并不作寒酸求乞态。

我似乎觉得我以及我喜欢的写作，那语言节奏，精神实质，都和柠檬有某种契合，我在另一篇自序中写道：离开果园已有十

几年，却一往情深地偏爱柠檬，它永远痛苦的内心是我生命的本质，却在秋日反射出橙色的甜蜜回光。那宁静的充满祈愿的姿态，是我的诗。

揭示命运，有一种文学直接切入，将痛苦表达得如火如荼，淋漓尽致。而我缺乏这样的穿透力和恢宏气势。另一种却只是抒写围绕痛苦的那一层温馨人性，不言悲憾，只道“天凉好个秋”。后一种比较适合我，因为它的审美趣向相似于柠檬，这颗不易察觉地默默地渗透我十九年果园生涯的柠檬。

在二姐家听到一盘叫《柠檬树》的录音磁带，那委婉而略带凄怆的旋律听了一次就无法忘记。那时我的第一部写果园的诗集《绿色的音符》已经出版，我遗憾地问自己，为什么不叫《柠檬树》呢？柠檬，那谦卑而朴素的品质，整体的不露痕迹的饱满感，一直潜在地滋养着我。

我的愿望微小而又有些固执，我想有一本与柠檬相关的书。柠檬树韧性的根，已深深扎进我生命的底层，在这个讲开拓、讲效益、讲潮流的时代，它显得过于传统和守旧。我的树在二十一世纪怎么过，就由它自己去好了。

1999年12月

目 录

自序:柠檬树	(1)
--------------	-----

第一辑

汉江为何清澈	(3)
我不像异国人	(7)
印象及其它	(12)
大牧场	(18)
毛利族人	(20)
KV 先生	(23)
卢多路亚	(25)
在澳大利亚什么印象最深	(27)
澳洲纪行	(30)
走过前桥	(36)
无处不在的莫扎特	(42)
马的芭蕾	(45)
音乐会	(48)
天使的歌声	(51)

人体的语言	(53)
寻找贝多芬	(56)
海顿旅馆笔记	(59)
位置在哪里	(63)
阿尔卑斯山上的一家	(67)
另一种音乐	(71)
你好,西柏林.....	(74)
啤酒,咖啡,迪斯科	(77)
留学生,翻译,青年	(80)
教堂	(83)
高速公路和北德平原	(87)
巴黎街头散记	(90)
华人和旅法华侨俱乐部	(93)
法国朋友	(96)

第二辑

橡胶树.....	(101)
为阿里山清茶而醉.....	(104)
女诗人与女性诗歌.....	(107)
学习台湾诗.....	(110)
小记台湾四诗人.....	(113)
我写聂云岚.....	(117)
岁末寄女儿.....	(125)
女儿有个自己的家.....	(127)
话说头痛.....	(132)
话说颈子痛.....	(134)
从果园到大海.....	(136)

山城之夜·····	(141)
黑龙江三日·····	(144)
雁荡山·····	(152)
漓江·····	(155)
戈壁滩上·····	(157)
敦煌之夜·····	(160)
鸣沙山·····	(162)
老乡·····	(164)
向西·····	(169)
巩乃斯峡谷·····	(172)
维吾尔庭院·····	(174)
舞蹈家之家·····	(177)
伊犁·····	(179)

第三辑

半枝莲·····	(185)
白塔下·····	(189)
小屋·····	(204)
她像一只鸡·····	(220)
龙藏寺夏曲·····	(228)
花期·····	(238)
我也这样叫她:惠·····	(246)
生病的童年·····	(252)
十八岁的诗·····	(256)
幽咽的小提琴·····	(260)
宽恕我,朋友·····	(262)
一条鱼·····	(265)

一条狗·····	(268)
一条路·····	(271)
往事尴尬·····	(275)
往事幽默·····	(279)
回家·····	(283)
我的山·····	(289)

第一辑

黄昏时你约我去过教堂
听一片钢琴弹起巴赫
在幽蓝的光环中
我们踏着上帝的脚印而受孕
并一起祈愿尚未出生的孩子
目光不再被山,被火,被墙
——挡回来

汉江为何清澈

八月的汉江，碧绿而清澈，它缓缓地流淌，将汉城分为南北二区。

在南山的电视高塔，顺着玻璃窗转动一圈，我从各个角度鸟瞰汉江和汉江上的桥梁。它此时更远，更静，以一种透澈的存在，微微燃起我稀薄的激情。

我并不打算写它，虽然我知道自古以来，河流就对人类文明起着重要作用。它全长五百余公里，不算太长；它的名字也不像莱茵河、塞纳河、多瑙河更富有音乐性；更主要的是，我还没有触摸它，没有真正了解它，我的手上没有沾上它的质感和体温。

当金镇植先生告诉我们，一九八八年的奥运会净化了汉江，它目前是世界最清澈的江，水质最好的江；汉江没有污染，可以放心地喝。世界各国都有人来考察，来学习。我肃然起敬了。

我肃然起敬，因为我从金先生认真的脸上，知道这清澈二字，不是诗意的，而是科学的。它有标准有尺寸，经得起种种检验。可以像奥运会运动员是否服用兴奋剂一样去检验它。

我于是对汉江有了兴趣，很想知道它为什么说净化就净化，它是一条长长的江啊。韩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快速工业化使

环境受到破坏,成为七十年代严重社会问题之一。八十年代初,国家和人民对环境保护有了迫切的需要;政府一方面唤醒人们的环境意识,一方面制订并实施各种政策法规:譬如“空气法”、“水质标准法”,都以具体数字严格规范。我想,这就是汉江变得清澈的原因吧。

我接着知道韩国人历来对哺育他们的山岭,江河,海洋和四个季节表现出深挚的爱。始祖檀君,传说他的父亲本为仙人,下凡人间把一头熊变成女人并娶其为妻,生下了他,开始了延续一千多年的统治。这种传说不仅表明韩国人民的图腾崇拜,更可理解为一位神仙自愿下凡有其重大意义。那就是这片土地美丽如梦境,连神仙和动物都愿意在这里生活,因此韩国人民对于自己的家园十分满足和珍惜。

这种意识好比民族的根,高丽参的根,能歌善舞的根,月亮的根一样,它无时无刻不深扎于土地,飘逸于太空,像空气一样成为人们的所需。我对韩国的第一印象,也应该是四个字:干干净净。水干干净净,树干干净净,房屋干干净净,女孩子干干净净。

现在我要说说大田科学宫了。当我们的大客车一尘不染地从高速公路飞驰而来,六十多面飘扬的旗帜似在表明一九九三年举行的历时九十三天的国际博览会盛况空前。那众多的各种奇特造型的建筑物定然是花巨资修建,但也能从众多的参观者和永久性的设施中获得报偿。博览会强调科学教育,一个恰当的主题是“通向发展的新道路的挑战”。一队队少年儿童由父母带来,由学校组织来,他们从小就需要懂得:现代文明从根本上说应归功于科学。

博览会内容太丰富,有许多我说不出来。金先生的两个女儿一路小跑为我们购票,我们排队而入,跟在一群儿童的后面往

里走。一张大屏幕,世界最大的屏幕,我经过它的面前,以为是一堵白墙。从墙的左下角缓缓移动,像一只盲目的蚂蚁。直到上了二楼,方明白是要看一部全景式立体声的大电影了。

那影片的长度以时间计大概是十分钟吧。第一个镜头很像天池,不缺丝毫的偌大一个圆,碧蓝地镶在雪峰中间。接着一只蜻蜓的薄翼,一条垂下的藤萝,一颗花蕾的蕊,均被放大到整个画面。来不及为那最微弱的生命祝福,镜头一转,飞旋的高山和牧场逼近眼前,那壮丽那辉煌真是无与伦比。说起来很惭愧,我对于我生活的地球,是在那时,那样强烈的声光效应下才有了些许感悟的。我突然觉得,我,我这个人,许许多多的人,怎么就恰恰聚集到了这个星球?我珍惜这一切,我感激一个不可知的美丽的安排,我的眼泪涌了出来。

忽然,音乐停止。森林大火,房屋大火,毁灭性的灾难就在一刹那,两个镜头,大约五秒。紧接着镜头再次一转,大片黄玫瑰伴着欢乐的乐曲开放,而我已不能随摄影师的镜头行进。我心中富丽堂皇的庙宇化为一片瓦砾,我的灵魂已被十分钟里的五秒击中。

我痴呆呆尾随孩子们走出展馆。张同学说这叫《绿色的约会》,是指这馆还是这片子,我没有细问。因为我已经懂得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的约会,虽然自始至终没有出现人的形态和声音。

作为诗人我时时不忘作形象思维的练习。我立即动手为绿色寻找各种各样的象征。我想那青青的草地该是上帝的杰作,是人类天天阅读的圣典;我想那森林该是飘过旷野的旗帜,人类将随它走进未来;我想那河流那海洋该是最优秀的物质形态,但不能承受人类愚昧的袭击。在现代工业步步紧逼的严峻时刻,绿色,真是一种最深的孤独了。

至于那五秒,那一闪而过不易察觉的五秒,它深深地打进了

我的骨质。哒，哒，哒，哒，哒，就那么五下，却让我看到了在我居住的地球，我的家园所发生的一场最凄绝的格斗，再没有比绿色废墟更破碎的了，再没有比绿色血液更浓重的了。

可幸的是，有人发现了，有人震惊了，有人制成了影片，以《绿色的约会》向全体的人发出邀请和启迪。

我想起这些的时候，我仍行进在韩国儿童的队伍里，我和孩子们在同一时刻接受同一教育。至于最初的问题，汉江为何清澈，我想我已经找到了答案。

1994年9月

我不像异国人

是的，在异国的土地上，我是第一次没有异国人的感觉。韩国的一切让我亲切。这种亲切感首先来自于黄皮肤、黑头发和轮廓不分明的脸。

更来自于众多的夹在韩文中的汉字，诸如“朝鲜日报”、“中国料理”、“庆祝”、“解放”、“现代”等等。它们闪闪烁烁站在街道两旁的广告牌上，像有意安排的中国导游，在异国他乡为我们指点迷津。

文字一样，意思一样，读音却不一样。高丽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张同学和赵同学各为我们担负起前后一半的翻译。汉江上有二十多座桥，而我们的语言交流只有一个翻译一座桥，人人都急着要过河，那激情和喜悦就时常涨红在脸上，找不到一个缺口倾泻。主人金镇植先生（他既是京几道作协主席，又是银河出版社社长）朴实厚道，常常笑咪咪走到我们当中来站一站。去大田科学宫的高速路上，他从大客车的后面移至前面，与我们并排而坐，我看见他眼睛里有千言万语又说不出。他终于用他深厚的中文底蕴造了一座桥——笔谈。他写一句，我又写一句。满满一纸，正面反面都印下墨迹。最后他当作纪念品，揣进笔挺的

西装口袋里。当晚回到水晶宾馆，意犹未尽，便继续。如果连接起来，稍加改动，就是一首诗。

笔谈一入佳境，就有了乐趣。它似乎并不是因为发不出对方的声音，倒像是老师在讲台上，学生要讲话又不敢，只好悄悄用笔写一样。它有说话不能传递的快乐。告别于京浦机场，没有纸，急起来了，就写在手上，那铅珠笔浓重的油芯，就怎么擦也擦不掉了。当然，与金先生笔谈最有意思是在一次晚餐上，我鼓励他“现在你去敬酒，你是无敌天下的大将军”（因为饭店门口就写着“天上大将军，地下女将军”的对联）。我和王群生已往酒瓶里灌满矿泉水，他喝了一口，大笑，他知道他肯定所向披靡。

金先生和他的文人朋友们，不仅能写许多汉字，并能感受到汉字中那些微妙的情致和不可言传的魅力，在快乐之外，便有了更深的意义。在安山市文协设立的午宴上，一位长者说中国有两道万里长城，一道是看得见的秦始皇那时修的，一道是难写的汉字。而他们大多能随意地，默默无声地搬动其中的砖块，理解为什么那块砖就一定要放在那里的道理。那位长者还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年日本某大臣访问中国，为当年侵华战争连连向邓小平鞠躬道歉。邓小平则说，我们也应该道歉，因为我们中国文字已经影响了你们几千年。此故事有无，无法核实，但由一位韩国长者说出来，我凭此感到流传于韩国民间的对邓小平智慧的赞赏和对中国文化的仰慕。

当他们的祖先几千年前越过山脉和平原，从阿尔泰和中国东北向东南迁徙，寻求到了这个气候温暖的半岛，形成以种植稻米为中心的农业社会开始，韩国的文化就逐渐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汉字传入约在二世纪，跟随最早一批汉字材料传入了儒学，紧接着老子和庄子的学说也传入了。我在荷包、枕套、被面等众多日用品和各种吉祥物的装饰上，都看见绣有“寿”和“福”